

蔡氏新譜卷下

家長

司馬溫公曰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家長總治一家須謹守禮法以制其下其下有





事亦必咨稟而行

家長當至誠待下毋察察而明毋昧昧而昏更  
須以量容人視一家如一身可也至于主母  
之尊欲使家衆悅服豈容側室為之以亂尊  
卑

每旦家長夙興升堂與家衆分職授事各量所  
能至晚復升堂考其勤惰有不從教當反躬  
化誨毋遽暴怒有傷和氣

宗子

家子為諸子之表冢婦為諸婦之表尤宜自重  
孝義勤儉以身先之仁恕禮讓以身率之務  
使上下悅服家和戶寧則立名天地間垂裕  
子孫矣

諸子

梁氏家規曰男女能言頗曉人事便宜以禮教  
誨男子止務耕讀毋得習學歌唱及觀非禮  
之書女子止習女工并餽饗之節有父教以  
習字知禮不必使之寫字觀書無羊頌宣王



中興于女子曰無非無儀維酒食是議無父  
母詒罹有以哉

教子嬰孩謂其易移於所習也為父母者當自  
幼教以孝弟忠信禮義庶耻最不可溺愛姑  
息養成驕妬之性其有繼娶偏出皆吾子也  
當一樣看承毋惑於衽席有所輕重此蓋世  
俗常態余竊痛心久矣有蹈此者合族剴切  
諭之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非歆其陷於罪惡但重於  
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不知  
驕慢已習乃求制之之撻至死而無威忿怒  
日隆而增怨終必敗德當知已有疾病安得  
不用湯藥針艾救之父母之教子誠不容已  
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諺云教  
婦初來教子嬰孩信哉

霍文敏公蒙規曰人家於童子始能行能言晨  
朝即引至尊長寢所教之問曰尊長興否何  
如昨夕冷煖何如習成自然迨入小學教師



於童子晨揖分班立定細問定省之禮何如  
童子良知未喪最易教導此行仁之端也

人家於童子能行能言凡坐必教之讓坐食必  
教之讓食行必教之讓行晨朝見尊長教之  
應對唯諾教之詳緩敬謹自幼習之即成自  
然迨入小學坐立與行俱以齒晨揖分班立  
定教師必問在家在道見尊長兄長禮節何  
如有不能行諄切喻之此由義之端也  
人家於童子能行能言遇有六賓盛服至者教

之出揖暫立左右令習觀賓主揖遜談吐由  
幼穉即啓發其嚴憚之心迨入小學易於遵  
教為師者晨日禮服與諸生肅揖後於言動  
視聽容貌氣色諄切曉誨使之勉勉循循動  
由矩度此嚴恭謹畏所由起而習禮之基也  
人家於童子能行能言教之勿與群兒戲狎晨  
朝相見必教相向肅揖迨入小學必教之相  
觀為善更相敬憚善則相學惡則相戒古人  
於朋友所益甚多今人於朋友所損不小由



家訓  
童穉教之所以養存正性過人欲擴天性之  
基也

增拓產業當思子孫悠久之計計其直幾緡盡  
數還足不可有侵人利己之心否則天道好  
還久必失之交券務極分明不可以物貨逋  
負相準亦不可以秋稅暗附他人之籍使人  
陪輸官府遺累子孫

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  
則教訓蒙童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  
能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府大是  
佳事切不可迫於衣食危難自鬻其身為市  
井小人事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為  
可憂子弟之貧賤富貴係諸天而世人乃憂  
其貧且賤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豈  
非倒見耶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  
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



義之財歆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守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背出之禍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歆為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今人為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為子孫作馬牛然身死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群起而報復

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為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来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来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禮則長無不肖之禍

諸婦



諸婦必須安詳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禮待娣姒以和無故不出中門夜行必以燭若其媒言無耻干與外事當罰拜以媿之淫狎者屏放之妬忌長舌者姑誨之誨之不悛則責之責之不悛則出之

諸婦於母家二親存禮當歸寧無者不許使人寧於兄弟可也若親族有為僧道巫尼下賤之類須絕其來往毋令汙染名門凡女子年及十歲以上者不許隨母到外家餘雖至親

之家亦不許往更不許飲酒尤為至忌記之

夫婦

孔子曰婦人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



家語  
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  
以燭無燭則止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  
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自  
茲已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故於人倫為  
重不可不篤世有厚妻家而薄父母之禁固  
非也若本族見有與母家妻家往來輒生妬  
議亦非也不知人或不幸罪及三族則母妻  
之族不免矣獨於富貴無事時可漠然不之

顧耶此在善推所為知所先後而輕重焉斯  
得平施之義而九族和矣

禮始謹於夫婦家之所由盛衰也近世澆薄為  
人夫者以妻貌寢家貧致生嫌疑或以偏聽  
嬖妾多方凌虐甚至故尋事端假以家訓出  
之其得罪祖宗子孫必無昌盛之理但有一  
等婦人多強制丈夫一錢一米非婦言不得  
出若丈夫乏嗣終身不許置妾有妾亦待之  
非禮為丈夫者憚於聒譟每隱忍之非夫綱



也吾家為男子者宜正身型範俾一行一止率自己裁婦人不得干預外事倘四十無嗣不妨置妾一人待之以禮不使班於正嫡而已若婦執迷先則諭之以言繼則嚴之以貌必俟改悟而後禮之否則不之禮也不可輕加忿詈發之手足反以自損抑且傷恩假令妻有子女夫復多收婢妾是淫人矣夫妻反目家道不成是誰之過歟合族宜加痛諭如其不悛不許入祠堂以與會食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常就少君父學父竒其清苦以女妻之裝資甚厚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既承奉君子惟命是從宣咲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舅姑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齊人劉庭式未第時議娶其鄉人女既約而未



納幣庭式及第其女兩目皆盲女家貧甚不敢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咲曰吾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竟娶之相與極懽生二子婦卒而哭之哀蘇子瞻慰之曰吾聞哀生于情愛生于色而子若是何居庭式曰吾知所亡者妻所哭者妻不知其盲與不盲也若以其色彼倚門揚袂之娼皆可以為妻乎子瞻愧嘆以為真丈夫作文以義之後二子相繼登第

人有恒言中年喪妻人生大不幸也何以言之蓋人而中年家道未成子女已育不娶則無人可家一娶繼妻則凌虐遺孤離間骨肉何可助數昔尹吉甫賢父也伯竒孝子也而後妻間之伯竒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竒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皆可以為法或曰無已置一婢妾可乎此尤不可殆難言也故曰少年置妾中年多子此晚年



之累中年置妾晚年多子此身後之累所遺  
厚則更相告訐因而破產者有之所遺薄則  
無所依倚流落而為奴為婢甚至有不忍言  
者為子孫者戒之哉戒之哉

秦閨夫繼室柴氏生一子與前妻一子俱幼閨  
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鞠育無二心比  
長就學有惡少殺人詞連前子法當誅柴引  
次子泣訴曰殺人者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  
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易辭官疑

焉訊之他囚得其情官義榮行歎曰妻割愛  
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  
至也並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遇祥無道祥愈恭  
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輒涕泣  
抱持其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及長  
娶妻母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  
之為之少止

傳言伯魚卒子思之母嫁于庶氏不泥守也然



則再醮可乎曰人以忠節並稱歷觀古今忠臣有幾以節責之愚婦人難矣故子不幸而媳寡壻不幸而女寡除子女成立貞烈性生有志守節者家門之幸不爾當如伯魚之妻孔門不以嫁母為嫌奚而不可必若程子之言節則節矣無乃非人情乎季世風澆常見名門右族陽為守節陰實失身尚不免遺議况庶民之家乎故曰聖人人倫之至孔子聖之時也願學孔子者吾無憾焉

### 兄弟

顏氏家訓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踈薄矣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兄弟輯睦最是門戶久長之道然必須自少積累使友愛出於至誠不見纖毫疑問乃能愈久愈篤若纔有一毫異心萌於胸中則必有所因而乘之者初不自覺忽然發於間隙則雖欲救之不可及也吾觀近世兄弟間失和大要有二溺妻妾之私以言語相謀較貨財之入以多寡相爭此不可不預知而早戒也世之為兄弟者各立門戶各私妻子一有牴牾便相嫉仇初不思父母生我兄弟時如十指

在手不分長短大小痛癢一切于心若兄弟相殘是戕父母之手傷父母之心不可也只平心觀理不聽妻子之言不徇小人之謗自可釋然矣

二親既沒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疑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



家言  
陷楹傾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  
風雨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群從踈薄  
群從踈薄則僮僕為仇矣如此則外侮紛至  
孰能禦之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  
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  
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  
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

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  
年遂還同住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共須言語莫  
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  
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

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亡後同爨十二年  
事兄彥雲惟謹彥雲耽嗜聲色博奕無所不  
至生業日壞彥霄諫之兄怒遂求析籍不及  
五年而兄之貲產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



家言  
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饑寒之憂故勉從耳今幸我一半尚留不廢亦足以供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以分書投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兄所負錢已措備償之矣兄初有慙色不從見彥霄意甚勤切遂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敬服

宋朱軾南豐人嘗預鄉薦家貧教學里中歲暮

得束修歸途遇田夫械繫悲慘問其故曰欠青苗錢無償官司鞭笞已極行且死矣軾憫之盡以束修依數為納官其人得釋邑士人劉澈累舉不第默禱于神一夕夢至官府有吏語澈曰汝生本有微祿而德有虧不可得矣澈曰所虧何事吏曰爾弟負官錢不能少助之致死於非命非虧德乎曰弟不肖自取刑辟某何罪吏曰行路之人見且不忍彼此同氣何不動心汝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將



獲報矣澈覺詣軾請其說軾曰有之澈罔然  
自失軾生三子皆顯官年八十四而卒

### 事親

人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  
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  
後能事親五者不備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  
不孝也

父子天性不可解諸其心故事親者服勤就養  
先意承顏諭之于道其常也不幸而父母有

過又當從容幾諫以回其心諫若不入俛親  
素所契厚者以諭之至三諫而不聽則號泣  
而隨之或有以勤其悔悟之良必置于無過  
而後已苟視親有過而不諫與用言相激而  
不恤皆非孝也

### 教子

林文安公作家訓以示子孫曰惟讀書可以立  
身惟孝弟可以為人惟德義可以保家裕後  
舍此吾無以為子孫計也子子孫孫其服膺



哉

愛子之道在於教教子之道在於嚴嚴斯成也  
愛而不教猶不愛也教而不嚴猶不教也區  
區於飲食服飾者末矣

諸子肄業當一月三考以為進學之占其認理  
明措辭達者家長當與其進下一等者次之  
再下一等者又次之間有年二十以上氣質  
偏駁文理疵謬度不可復進者委以務農治  
家之責母俾游惰以為門戶之玷

蘇東坡與姪書云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  
嶸彩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  
平淡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爺伯而今平淡一  
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  
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常但學此只書字亦  
然善思吾言趙德麟曰此一帖乃斯文之秘  
宜深味之

范文正公堯夫布衣時多與賢士如胡瑗孫復  
石介李覲同讀書攻苦食淡置燈帳中夜分



家訓  
卷下  
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  
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烟迹也夫以  
文正猶肄業如此凡為子孫者信不可優游  
以自怠矣

有以舉子業請教陸平翁翁曰文者心之英華  
不貴多作人能涵養此心使義理渾融精神  
完固而後以時發之自然清新莊重醒主司  
眼目若日日作之則陳言俗調紛然橫出寧  
不令人厭耶或舉以問茅鹿門鹿門曰吾則

異於是士子作文每會經書義須十篇如此  
日加習熟進場減去三篇止作七篇自覺從  
容而文亦周到萬選萬中矣余以謂由前所  
言是涵養功夫非天分高者不能由後所言  
是造詣功夫凡勤學者皆可能也二者均為  
至教顧人自揣資力何如耳毋徒因循怠惰  
而曰吾將養心以致老大無成良可惜也子  
孫其念之哉

王文成公曰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



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  
先期半月前習之進場作文不覺其勞必得  
其益今皆濃鮮酣臥謂之調養不知素享安  
逸而一旦當此煩勞若之何其不倦也精神  
既倦文字必踈欲求主司中式難矣此先達  
已試之良規為子孫者念之念之

吾輩教子弟讀書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能  
成功致身通顯則天也不可先啓倖心懷挾  
雇代與鑽求關節一或敗露身名俱喪貽家

門莫大之耻可不畏哉子孫所當深戒

教家要略曰子弟未冠學業未成為家長者不  
可聽其食肉蓋古有是法非惟有以資于勤  
苦抑欲其識齏鹽之味也若年二十餘歲其  
業無所就者令習治家理財

五代唐劉贊父玘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  
衫襦每食則自食肉別以蔬食食贊牀下曰  
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可得吾食非  
爾之食也由是贊益感勵旋亦登第今時宦



者所積俸資稍厚其子便急于為學衣錦食肉若固有之其視玳贊不愧汗也耶

子弟不得觀非禮之書凡涉淫褻妖幻之語即焚毀之一切俗樂之設誨淫長奢切不可令頑童下人習肄至棋枰雙陸等類盡宜棄絕若修建異端祠宇粧塑土木形象父兄尤宜戒之

讀書總不能大成就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

蔭當自求諸身耳

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最宜節慾蓋勞心而不節慾則火動火動則腎水日耗水耗而火熾則肺金受害傳變為癆瘵可不慎乎

擇師

樵談曰庸匠誤器器可他求庸婦誤衣衣可別製庸師誤子弟子弟可復脛乎甚矣庸師之為害也昔聞吳下有一名士教書專攻已業從游者任其自由累科不第回次江中憤歎



投水其友慰止之夜夢江神告曰汝平生誤人子弟尚望中乎不知自反乃生怨尤亦惑矣寤而抵家省身克已謝絕束修盡心教誨三年多所成就後來科第連登近見二庠生粗能文小試或占優等父兄慕其文也以子弟從之游凡出其門者多被引誘幾不齒于鄉評卒之老死學博不惟絕望科名今之後嗣未見有能興者孰謂誤人無陰隲哉子孫歆延師教子不可不知所擇

### 家訓

方正學曰為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為本以尊祖睦族為先以勉學修身為次以樹藝畜牧為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楊東里少師家訓云吾家子弟宜依本分治生理公門不可干求小民不可凌虐立心要忠厚戒刻薄重義輕利多積陰德庶幾增長已福以及子孫耳大抵為人省事是安樂第一



法守已須是清廉處人須要謙和結交須求  
輔德臨財須思合義居家凡百處善循理毋  
作非為鄉鄰有過一切優容之勿與計較凡  
災傷之處田租當體察寬免慎勿過刻家中  
子孫不可斷絕讀書種子須延好先生教誨  
不可溺愛護短事師禮須厚學俸須要實不  
可虧少

周氏家訓曰感恩以君親為大行仁以孝弟為  
本子弟有出仕者先務立名砥行節用愛人

庶為良臣或隱而不仕須要早納稅糧克遵  
聖諭庶為良民至於居家事親先務養志脩身  
不辱父母兄長為一家之主諸弟以尊禮事  
之不得輕忽為兄長者亦務修謹以率諸弟  
交相敬愛以致和祥若以物產之微傷情啓  
釁寧可讓與別人不肯讓與兄弟以為不忿  
何其愚也其端皆起于內言內言不聽斯弟  
兄無不讓矣

范文正公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



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  
祿歆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  
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  
族甚衆於吾固有親踈然吾祖宗視之則均  
是子孫固無親踈也吾安得而不恤哉自祖  
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  
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地  
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  
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  
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  
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  
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  
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  
疏廣為太子太傅乞歸鄉里日以上賜黃金令  
家人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  
樂廣子孫恐金費且盡竊謂其昆弟老人乘  
間勸廣請置田宅廣嘆曰吾豈老悖不念子



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  
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  
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  
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  
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言者悚然而  
退

貴莫貴于為聖賢富莫富于蓄道德貧莫貧于  
未聞道賤莫賤于不知耻士能弘道曰達士  
不安分曰窮得志一時曰夭流芳百世曰壽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  
婆虔婆藥婆穩婆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  
奸盜者幾希若能謹而遠之庶乎淨宅之法  
言動

司馬溫公我箴曰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  
使人之親我虛已以聽人之教我恭已以取  
人之敬我自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息人  
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  
侵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



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消人之鄙我  
定靜以處人之擾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  
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弊端  
切須弗始于我凡事毋但知私于我聖賢每  
存心于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積善錄馮夢周曰一不可亂人男女二不可負  
人錢穀三不可占人田宅四不可奪人玩好  
五不可妄求人財物六不可責備人飲食七  
不可揀擇便利處自處八不可品藻優劣前

輩九不可訾毀長上及他人文字十不可互  
相品題高自標榜十一不可自滿自矜十二  
不可酣飲酗酒恣意遊蕩十三不可鬪訟十  
四不可以怒氣加人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  
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  
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古語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  
遣今人一相牴觸忿謗蜚興豈忠厚存心者



家言  
卷十  
三十一  
哉至于閨門中事所係尤重傳聞之言吠聲  
畫影安可挈清白之人置之腥穢之地縱或  
有之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若造飛語誣  
人使抱終身不滌之醜豈天理所能容哉子  
孫所當深戒

霞外雜俎載警身要語十五條一曰言行要畱  
好樣與兇孫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二曰毋  
以嗜慾殺身毋以貨財殺子孫三曰積金以  
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

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  
孫長久之計四曰畱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  
化畱有餘不盡之福以與子孫五曰萬事隨  
緣即是安樂法六曰但知義命在己不知勢  
利在人七曰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八曰勸人  
之言暖於布帛唆人之言森於矛戟九曰寧  
人負我毋我負人十曰與其巧持於末孰若  
拙戒於初十一曰莫使滿頂蓬長畱轉身地  
十二曰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



十三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  
十四曰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  
十五曰一失脚為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人  
此皆人所常誦語一經揭出便覺醒眼

蓋嘗緝閱群書輯其警語十條一曰命好德不  
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死二  
曰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戕性  
命以斧斤三曰結怨於人謂之種禍舍善不  
為謂之自賊四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

宜處不可再去五曰事不可做盡勢不可倚  
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六曰內睦者家  
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不護人短不周人急非  
仁義也七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  
之天命則心閑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  
慮及疾病則用儉八曰以愛妻子之心事親  
則無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不忠以  
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已之心恕人則  
全交九曰欲不墮則博施欲長樂則守分廣



家言  
精言  
積不如教子救過不如省非十曰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

項在粵西再錄名言以自警一曰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二曰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三曰以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害人者毒於虎狼四曰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五曰夙興夜寐所思忠孝者人不知天必

知之飽食煖衣怡然自得者身雖安其如子孫何六曰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七曰沽虛譽於小人不若聽天之命遺貨財於子孫不若周人之急八曰善人種德降祥於天惡人種禍貽殃於後九曰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十曰一念之善如景星慶雲一念之惡如妖星厲



鬼十一曰無瑕之玉可以為國華孝悌之子  
可以為家瑞十二曰天之助人為善也至快  
至周而略無毫髮之或慳天之報人之惡也  
亦至信至密而略無毫髮之或漏有記性無  
急性細考之遠計之當自見耳或曰信若此  
孔顏不當厄躋蹠不當壽矣曰天道之定既  
昭昭于子之言表顧猶未之察耶  
以簡傲為高以諂諛為禮以刻薄為聰明以關  
茸為寬大胥失之矣

居室

人家營室大土木勝為凶壽命如傳舍何為與  
作工

居室太壯麗命之曰木妖

李文靖公沆為相治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  
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  
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  
寬矣所居頽垣敗壁不以屑意家人每勸之  
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勉為



家語  
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  
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  
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  
事豐屋哉

曹武惠王彬宋朝名將其所居堂屋頽弊子弟  
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  
虫所蟄寧可弊吾居不可傷其生也竟不果  
葺

衣食

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  
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宜少從衆公歎曰  
吾今日之俸衣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  
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  
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  
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  
存身亡如一日乎

王文正公冲澹寡欲奉身儉約每見家人服飾  
似過即瞋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



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於閨中易之不  
敢令公見焉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  
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  
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  
火於庭

蔡文忠公性喜飲太夫人患之賈存道作詩勸  
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  
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自是飲未

### 嘗醉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  
不殺猪羊然性嗜蟬蛤日來有餉蟬蛤者亦  
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愈於煎烹也非有  
所覲但不欲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  
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嘗有  
擷菜詩云四時雨露滿園林蘆菹生兒芥有  
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蓋一  
以安分養福二以寬胃養氣三以省費養財



名言哉

性命之在彼極切滋味之于我可賒今人以活  
鬻而資口腹者皆是也是誠何心哉或曰羊  
豕大身難于割割蚘蛤微命易于烹熬如是  
則性命之小者尤不幸也以天地好生之心  
推之必不然矣子孫其戒之

勤儉

周氏家訓曰居家以勤儉為主家長須天明而  
起夜深乃寐以為一家先若自己好睡則家

人習懶此家之所由衰也若勤而不儉亦非  
長計當思一錢之來其起甚難而數錢之費  
其去甚易今日費去後日何以繼之一或不  
繼饑寒立至然後求人產業賤售妻子靠人  
言之可為痛心古人云凡人生而無業及有  
業而喜於安逸者家富則習為下梢家貧則  
流為乞丐又曰凡人飲酒無度食肉無筭好  
淫濫習博奕者蓄厚必致傾家蓄薄必致為  
盜戒之戒之



羅景綸曰勤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墮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蚕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夫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蘇東坡言人心真不可縱放閑散既久毛髮許事便自不堪余平日以讀書為業世事茫然不知纔有毛髮事則處處不自寧懶惰之害

如此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百甕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體俱怠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景行錄云觀朝夕起臥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隆替余亦嘗云觀人身衣服之污潔可以占家道之廢興

羅景綸曰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于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



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  
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  
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  
則無求于人無愧于己是可以養氣也故老  
氏以儉為一寶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  
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  
身佩服公平生自奉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  
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

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張莊簡公性素清約見風俗奢靡益崇節儉以  
率子孫書屏間曰客至留飯儉約適情殺隨  
有而列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設席雖大賓  
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  
安生

龍舒子曰人生衣食財祿皆是定數若儉約不  
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矣或謂人  
有廉儉而命促貪奢而壽長者何也廉儉而



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奢侈則愈促矣  
貪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  
愈長矣

推仁

宗人實共一氣子孫當委曲比覆勿使失所其  
無子者擇親房為繼立之無所歸者量撥房  
屋以居之葬無地者聽葬義塚之中更勸弗  
用火化

設義塚以葬宗族之無地者立義祠以祭宗族  
之無後者置義田以贍宗族之無養者又展  
藥市一區收貯藥材凡鄰族有病彰彰可驗  
者須診察寒熱虛實施藥治之

橋圯路淖倘有餘貲當助修理以便往來或遇  
隆暑當于通衢設茶茗一二處以濟渴者亦  
方便之一端也

元費榮敏公家之量衡無二致銘斛之四面曰  
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

不宜山野放火燒延林木恐傷虫鳥以失



仁心

陳文惠公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輟補之曰毋使不全以見棄也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常為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自王公以至庶人皆可以行唯在乎常义而已

節愍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為尤如雷電震耀日月薄蝕風雨晦冥霾霧湧塞一切威怒是也又三元書言每月朔望日二十八日上下弦日晦日甲子庚申日夏至冬至日春分秋分日并五月初五初六初七日十五十六十七日廿五廿六廿七日皆當戒之庶乎克謹天變頤養壽元生子端正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士君子當書月令置坐  
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  
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  
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  
二至陰陽交爭之時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  
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  
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  
物以元氣佐喜怒如此亦可為座右銘也  
人從慾中生死孰能無慾但始則濃厚次則淡

薄次則念頭雖起過而不留次則雖有念如  
嚼蠟而無味又次則無念斯為工夫耳古箴  
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

夫人之生稟父精母血成其軀殼及乎年壯與  
嗜慾俱却將所受之精流於愛河慾海喪之  
早者不滿下壽喪之遲者不滿中壽喪之晚  
者不滿上壽若欲身安壽永唯當絕慾寶精  
人之壽命主乎精氣猶燈之有油如魚之有  
水油枯燈滅水涸魚亡柰何愚人以苦為樂



見色棄生豈知精竭命亦隨逝

夫婦交感後婦或成胎切不可再接蓋見在胎中受母之氣母氣足則見氣全若接一度則母必輸精陰以應陽之求而見缺一日之養矣况交媾時激撓一身之骨格攪動一身之精髓遂致胎氣不安徃徃隕墮萬一倖全純是濁氣生子必為下愚且陽精粘着胞胎釀成火毒百病從生或勞瘵痿黃或痘疹夭折恒必由之為人父母者獨不能忍一時之慾

而遺子女終身之害乎

睦鄰

訴訟一事最當謹慎况鄉里間所訟不過田地逋欠及婚姻鬭爭耳姑徐諭之勿遽興訟若能置而不較尤善古人云居鄉則以困畏不若人為哲真達識也

趙清獻公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以厚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



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楊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為鄰里侵占子弟  
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玠玠批紙尾云四鄰  
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光殿  
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景泰時尚書楊翥致仕家居適鄰家構舍其桶  
溜滴於庭諸子以告公曰晴日多雨日少也  
且弗言又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再  
過此來也不妨之句先壠偶為數田兒戲仆

墓碑人奔以告徐問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  
不較如此真可為子孫法

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  
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較如  
較之則自小矣

敦本

梁氏家規曰士農工商各有本業此勤生之道  
也為父兄者見子弟年資可進則教之讀書  
習舉業毋惜小費而妨大事待年十五六量



其資質魯鈍文理疵謬當責之以農工商賈等業令有薄伎在身一旦失所蔭庇猶可自支不至流落靠人為無藉之事以遺辱祖宗如有不農不商遊手好閑者衆共諭之令其改圖若作非為送官懲戒

人生會當有業士農工商其理一也多見士夫耻涉農商羞務工技或藉父兄餘資醉飽淫逸或因家世餘蔭得一階半級便自為足一旦失所依烏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

所用兀若稿木泊若窮流誠駑材也故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孰有過于讀書哉

呂僧珍字元瑜家以販葱為業及貴兄子求官元瑜曰汝等自有常業但當速歸葱肆耳不聽古姚呂相國祖業皮工及貴族弟仍習焉或謂之曰子之所務不已辱乎其弟張目不答徐曰此祖業也其可舍諸兄自為相弟自為縫各安生理何辱之有若真惰民哉行見



若之困矣習之如故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既貴其母嘗談往事諸孫以為耻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為美事何耻焉其見高于李守素多矣雖然李母所言過於分別人生不滿百過此以往孰為宰相乎孰為銀工乎但能立德立功立言立行並垂天壤斯不為虛所生矣

知足

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發解一受鄂州教授一受黃州教授未幾黃州者先卒鄂州者為治後事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同公先捨我而去幸托夢以告其夜果夢黃州云我生于富貴享用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得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之享用豈可過哉

金溪胡九韶造詣修潔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



常咲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為清福九韶  
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革之禍且幸一家  
骨肉飽煖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罪人  
非清福而何然今之優游清福而不知者亦  
多矣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久而不懈忽聞空  
中語曰帝憫汝誠問汝意欲何求答曰某無  
所求惟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水間以終  
其身足矣空中大咲曰此上界神仙之樂豈

易得哉然則人享優游之福者不可不知所  
感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稱意常  
有此不足處纔好若人家事事足意便有此  
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以不寒為溫以不饑為飽以無辱為榮以無禍  
為福人之游世如此足矣

俟命

顏舍有操行郭璞過舍歆為之筮舍曰年在天



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  
知者性也自有性命何勞筮龜

謝上蔡云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  
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曰  
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

野人樵入深山見岩間有若甕者視之黃金滿  
中而歎側將傾地上遺錢五百野人驚喜慮  
其散失取大石盡力搗甕甚安密記其處因  
持錢以歸買飯令子孫飽食為盡取計既至

則失甕所在傍有老翁語之曰此神所秘藏  
以鎮此山歲久將崩故以錢五百傭汝搗甕  
耳因忽不見夫物之不可妄取如此神物示  
見將以戒夫世之貪求者非為戲也夫人可  
不安命哉

李薦字方叔以文字見知東坡元祐初蘇知貢  
舉將鎖院緘封一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  
僕受簡置几上偶章惇二子曰持援者來取  
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楊雄論一篇二章驚喜



言  
携之以去方叔蓋不及知也既而場中果出  
此題援中魁持中十名方叔竟下第其母歎  
曰蘇公典試事而汝不成名命也遂悒悒而  
死蘇出院聞其故為之悵然以詩送歸有平  
生謾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之句可見  
人之窮通富貴莫非前定豈容私意為之觀  
方叔之事子孫可以安命矣

忍德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

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  
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  
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  
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  
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  
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至施于  
家庭尤為敦睦之本王沂公曾嘗說喫得三  
斗醞醋方做得宰相和靖尹公亦云莫大之



禍起於須臾不忍昔唐郭子儀子曖尚代宗女公主夫婦有言子儀杖曖而懇于帝代宗謂子儀曰人言不癡不聾做不得阿家翁見女子口語安足為較晉劉毅比武帝為桓靈武帝咲而容之人君尚然况餘人乎故畏人之勢而忍之者不足為忍無可畏之勢而能忍之者斯真為忍也忍之為益大矣子孫其念之

陰佑

浦江義門鄭氏廳事中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庶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榜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叵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佑之非僥倖以免禍者



近世有人早喪父母及冠唯叔存焉叔有七子  
一日叔謂姪吾當與汝析籍姪曰如何處其  
產業叔曰分之為二姪曰誠不忍諸兄弟共  
一分可為八分叔固辭姪曰不可遂作八分  
分之纒十七歲預薦入京時同館者二十餘  
輩有術士徧視之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一  
座不悅術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此少年滿  
面有陰德氣必積善所致及放榜果占魁名  
餘皆不第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  
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栩其弟言兄既有子  
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  
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  
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  
寧以吾新生子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  
而二子皆成立長曰栩字景韓季曰詡字景  
虞栩之子樵樵詡之子鑄鑑皆相繼登第遂  
為名族孝友睦婣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



尚哉

放債

借貸本為生計適為生事之端子孫切不可營  
謀放債多收利息令人鬻產賣兒尅眾成家  
神人所惡大抵既稱曰借必望其還既望其  
還不免頻索索之不已結怨日深故方其始  
借之時甘言軟語指天誓日及至責償之日  
恨不以兵刃相加爭訟禍患由此而起甚至  
破家亡軀者有之可為永鑒倘有至親厚友

一時急乏不如隨力相助不望其報斯得守  
身保家之計亦行義積德之基也記之記之  
恤下

僕婢除平素小心才識足以佐家者另行看待  
外其餘衣食宿臥去處皆當檢點毋令饑寒  
其中著有勤勞及管庄家人終歲勤苦俱當  
勞之以為激勸或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朴恐  
一時忿激或有損傷不如徐徐詰問令人執  
而鞭之視其過之輕重以為數之多寡亦足



懲矣間有頑狠凶性全不中用者早善遣之  
畱之恐遺他日之患若犯姦盜逃亡者送官  
治罪不可私自鞭撻慮有意外之虞以至六  
畜常日喂養及冬寒夏暑區處牢廐棲息之  
所亦愛物之一端子孫不可忽也

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  
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遺此力助  
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冬月黎明即起  
詣廚房作粥一釜遍食婢僕然後使之服役  
其子東山問故夫人曰此亦人子清晨寒冷  
須使其腹中有火氣乃堪服役耳

### 修譜

古稱三世一修宗譜三世不修譜名曰不孝亦  
可畏也夫人生天地間父子祖孫友率駐世  
百年百年分三世其人之潛見士農立德立  
功立言立行一生名誼完缺具見故三世一  
修譜古人重焉吾宗有譜無譜世遠不可知



今纂始祖文信公至八世以始其端迨後族  
之子姓有天植孝友學問該博者無論顯晦  
依前譜法修而續之庶古人譜例不違而祖  
宗在天之靈亦將錫福於冥冥矣或云三世  
修譜太遠十年一修亦得

族姓名稱除

廟諱載在禮典謹當遵避本宗祖諱雖世遠無  
服亦不得犯皆所以辯義立防重禮以維世  
也吾宗自始祖文信公以至八世皆從宜命

名各無相犯自譜後子姓之名各房不得混  
襲如用單字雙字俱以房分從宜不惟不可  
犯祖與尊雖古今賢聖亦不可輕犯實禮義  
之大者子孫所當盡心焉

叢載

披雲門外北俞塘太清菴相傳有蔡氏祖塋當  
石泉祖展墓時八十鄰翁龔姓者見而呼曰  
小郎又來標墓也此事殆踰百年今菴中孤  
塚纍纍終莫識其處而拜之又通波門外草



幹山有蔡氏塚余八九歲時先君率之至彼  
訪求亦漫無所考焉

汝賢曰蔡氏世系邈焉無傳自乙卯舉於鄉明  
春下第回颺而受教先君及訪老成人粗得  
梗概因與朝美兄互相考證編次如左疑以  
傳疑信以傳信一私不敢叅焉儻得有進庶  
為修譜一助乎嘉靖丙辰秋七月望日

### 蔡氏新譜後序

蔡氏之先未有譜或散逸或不及修  
蓋不可攷云故譜之自文信始夫文  
信者何吾之始祖也始祖以上莫之  
聞與聞之不可以為據安敢附會以  
詒後之人粵自鴻濛分而後有氣化  
有氣化而後有形生有形生而後有



今日之人之身故嘗謂淵源者莫如人假人一不生則無父祖以來相傳之氣又烏有今日之形以立於天地之間由是而言謂此身即太古之身也亦宜夫身為太古之身則自我作祖其誰曰不可矧追而上之有六世焉故譜之作斷自文信始亦

木之本水之源也乃真按旁討周諮老成人詳其所知而闕其所未信俾來者明於所自出以及於服之所窮兄弟與吾異體自父視之皆子也伯叔與父異體自祖視之皆子也高曾與祖異體自始祖視之皆子孫也流雖分而源則同世雖踈而氏不易



之百世可知已觀吾譜者孝悌其有  
興乎雖然未已也有記憶之誠故享  
年必書有追慕之感故生卒必書有  
展拜之禮故兆域必書紀

恩典以榮遇也別嫡庶以正宗也慎  
繼嗣以著代也人謂家之譜猶國之  
史誠重之矣觀吾譜者孝悌其有興

乎後之子孫能念厥初眷然躊躇以  
之存心而德可厚以之展親而族可  
睦以之詒謀而家可大易曰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此之謂也彼不相能者  
一膜之外欣戚無關憂不唁而以為  
幸喜不慶而以為嫉邈焉忽焉曾不  
若途之人嗟乎其初固一人之身也



乃至於途人之不若獨何心哉獨何  
心哉吾故申縷言之以為承宗祀者  
告

六世孫汝賢頓首謹書

